

●菱溪物语●

南街

□杜永生

南街，位于来安县原相官镇，自从2007年区划调整后，成为了汭河镇的一个村。不管是过去的镇，还是现在的村，南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变化大，大得让人难以置信。沿街都是全新的楼房或翻建后的人字房，再没有一间可以保留着的老房屋，这哪里是畴昔中的南街？哪里是曾经喧嚣繁华的老街？

应当说，南街和西街、东街及北街是一样的古朴浑厚，是一样的令人心动。这里，依然有我们鲜活的记忆，尽管改变的是情景，我却依然可以在回望中拂去岁月的灰尘，那些久远的过往，依旧清晰、依旧醒目。

南街的人口处，道路的西侧，过去是新华书店，这是我童年中光顾最为频繁的地方。来这里，有些时候，是兴冲冲的，因为手里攒了几分钱，够买上一本早已期待着小儿书了，更多的是眼巴巴地看着玻璃橱窗下摆放着的各种小人书，奢想着拥有一本。紧挨着书店的是陈家的面坊，以手工挂面见长的陈家以此为生，经过多年的经营积累，名气比肩“刘式卤肠”，凡是有人家中来客或

改善伙食的必买“刘式卤肠”，而下午需送“晚茶”的必买陈家的挂面或馓子。陈家面坊的正对面，原先是一座两层木质结构的小楼，是当年乡文化馆所在，曾经的馆长已从副镇长位上退了下来，偶尔回去，也会在这座小楼前相遇。提及过往，总是令人唏嘘。如今，原先的木质结构，被翻建成了砖混结构，似乎就是留给人一些念想的机会。

袁家和侯家的代销店相对而立，一个路西，一个路东，不过代销店早已不在，就连房主也是几易其人。如今，路西的袁家老房子已卖给了当地一位包工头，新建的四上四下的楼房却是南街上一道亮点。而路东侯家的两间低矮的砖瓦房还在，至于现在居住的是谁，左邻右舍也是含糊其辞，原因是这家人很少回来，普通的门锁锈迹斑斑，驻足凝望，你会感觉到一阵阵荒凉的气息，从两扇窗子上布满着层层叠叠蜘蛛网的罅隙中透出。紧邻侯家的一溜向南的房子大多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翻新的，因为不是翻建，斑驳的墙体、暗红的墙砖、灰褐色的瓦脊显得有些突兀，但这种突兀却释放出古朴的意味。

接近老街尽头的电影院在孤寂中喘了几十年后，终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现在的场地，成了四上四下的楼房。在我的眼里，崭新的楼房始终掩盖不了电影院那十多年来饱受沧桑又被遗弃的悲凉景象。那整片或整块脱落的墙皮，无声地拥趸在滴水坡沿上，那裸露、风化着的灰色的墙砖浑似一幅昏沉的油画，黯然伤感的神色始终挥之不去。

这座电影院曾经是个喧嚣热闹的场所，也是全乡文化娱乐的中心。它建造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其建筑风格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一律灰砖灰瓦，正门的上沿上镶嵌着一个硕大的五角星，内墙的两边全部书写着语录和标语，占地面积约有1200平方米，可容纳400多人就坐。后来由于电视的普及，不可避免地冲击着电影市场，以往那座无虚席的盛况不复再现，又逢乡政府的迁移，渐渐地没了电影放了，没了演出团了，也没了会议开了，继而沉寂下来。由于没有人来管理和修缮，电影院就像一条畅怀流动的河流，兀自被横亘其间的闸门锁住了延伸的路径，身陷囹圄，湮灭在岁月的沧桑中，打上

了尘封的印记。

南街的尽头，是小学校。周遭的围墙外是密集的住家，一条向东延伸开来的道路似乎比以往宽展了许多。我从三年级到五年级就读的时光依然鲜活，校门正对着的水塘及水塘沿上的那条逼仄的路，就是我们曾经来来回回、蹦蹦跳跳的上学之路。尽管路上布满了厚厚的荒草，可是路还在，那么，情感就在。

学校里，有了一个颇大的幼儿园，孩子们的欢笑声回荡着，那些老旧的校舍成了部分老教职工的住家，遇见曾经教育过你的老师，自然而亲切地称呼一声“老师好！”她或许是不曾想起，只是微微的点头或是浅浅的笑意，深深浅浅的岁月的沟壑布展在他们或是花甲之年或是古稀之岁的脸上。偶尔会在你喊他之后，熟悉地喊出你的名字，那么，你的欣喜顿然而致，那份师生之情油然而生……

南街一直在衍变中，变化的是翻建后的房屋和诸多生疏的面孔，不变的是我对它真挚的情感和记忆的珍藏。

●让泉诗韵●

绝句七首

□贾鸿彬

盱眙、六合寻抗大八分校遗迹

心旷神怡走六台，山长路远探幽奇。
棠邑水阔浸芳草，鸿爪雪泥所觅稀。

定远访横山洞

斜风细雨满山川，布谷声穿绿树间。
薄暮能仁不见寺，十三侠妹怎争先？

韭山探幽

豪雨连天雾锁山，穿行狼巷赏奇观。
品茗论道禅窟寺，精妙华章看下篇。

抒心

老树新花说旧梦，不传枉语不矫情。
三生石上空盟誓，又负如来又负卿。

两千年

两个千年既是缘，新知旧雨共缝缘。
人生苦短勤珍重，何必萧萧易水寒。

壬寅初一，小和尚庄口占

农家小院过新年，火树银花照夜阑。
闲卷画屏融古意，青山绿水是家园。

登南天门

乱云飞渡走琅琊，冬草萧萧未见花。
高耸新闻出老树，南天门上响咔嚓！

诗两首

□张言标

光

不知不觉中，
你已悄悄来了，
那么静，那么令人心安。
我的两目变得越来越柔和，
你，不仅照亮了我，
也点亮了全世界，让一切变得温暖。
万物都起身迎接你——
萌芽，长叶，开花，结果……
一派繁荣，向你奉送最美的所有，
你，来时无声，去时无声。

我们

踩着月亮的气息，
去迎接黎明的光芒。
眼睛是最好的士兵，
恪尽职守地望着温暖的远方。

双脚不停，
已不知翻了几座山渡了几次水，
路途寂寞乏味，
好在身边都是太阳的后裔。
直到路边的摊桌上放了一碗属于我的炒粉。

看着身边穿着黄色工装和戴安全帽的人，
我知道，我不是最辛苦的，
他们有说有笑，
他们普普通通，毫不起眼，
我们一样，
用踏实的脚步去追赶明天的太阳。

●灵漱微言●

虎年话“虎将”

□陈赫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虎年在时光的年龄里须臾而至。虎是十二生肖中，排在第三位的属相，也是森林之王，有威猛雄壮之誉。与虎有关的成语典故很多，大都是赞誉之词，“虎虎生威”“龙吟虎啸”“虎背熊腰”“英雄虎胆”“如虎添翼”“藏龙卧虎”等等。许浑的诗《过秦始皇墓》有“虎踞龙盘树层层”之句，一言便道出秦始皇墓的雄伟气势和王者之气。而在古代能被称为“虎将”的，也必然勇猛过人。

蒙恬，属虎，秦朝名将。深得秦始皇宠信，曾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大片失地，被称为“中国第一勇士”。后又带领兵士修筑了万里长城，对防御匈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国时期的孙坚被称为“猛虎”，勇猛异常，悍不畏死。在讨伐董卓的征战中，常常身先士卒，孤身直入，被封为“破虏将军”。正是他的名声鹊起，奠定了孙氏家族的声望，为其子创建东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曹操帐下的许褚，被曹操爱称为“虎痴”。许褚容貌雄毅，勇力过人。渭水之战中，曹操被马超打败。多亏许褚神勇，身中数箭，血染战袍，仍然背负曹操，杀出一条血路，护佑曹操周全。因功被封“虎侯”。在与马超鏖战时，赤身裸体，从白天战至深夜，留下“许褚裸衣战马超”的佳话。

赵云赵子龙，也被称为“虎威将军”。这位白马银枪的将军，宛如天将下凡，玉树临风。长坂坡一战，在曹操百万大军之中，如虎蹈羊群，怀抱阿斗，直杀了个七进七出。让身经百战的曹操，都看得目瞪口呆，竟起了爱怜之

意。而在诸葛亮前往东吴，联吴破曹之时，面对如狼似虎的东吴将领。又是赵子龙孤胆英雄，正气凛然，怒目圆睁。以一己之力震慑东吴将领，保护诸葛亮全身而退。

作为蜀国五虎上将之一的张飞，更是一位有着万夫不当之勇的虎将，被誉为“熊虎之将”。张飞豹头环眼，面如黑漆，手持丈八蛇矛，声如炸雷。时人谓之“万人敌”，曾以二十骑阻挡数千追兵，助刘备脱险。当阳桥前一声断喝，桥梁崩塌，河水倒流。夏侯杰竟吓得肝胆破裂，落马而死！

蜀汉五虎上将的另一位马超，被称为“虎臣黑士”，又有“西凉第一猛士”之称。马超兼有韩信吕布之勇，渭水一战，直杀得曹操丢盔弃甲。若非许褚舍命死保，几乎将曹操活捉。跻身蜀汉五虎上将，实至名归。

五代第一猛将李存孝，被称为“飞虎将军”。他属虎，又叫“打虎李存孝”，武艺非凡，勇猛过人。力大无穷，恨天无把，恨地无环。为晋王李克用麾下第一骁将。随李克用南征北战，攻无不克。后被李存信陷害，被施以车裂之刑。而李存孝天生神力，五匹马竟拉他不动，最后只好敲碎他的膝盖骨和肘骨，才将他五马分尸。

李勣，唐朝开国名将，属虎。随李世民平定四方，后又大破东突厥，东征高丽。被朝廷倚为长城，死后谥号“贞武”，封“太尉”“扬州大都督”，陪葬昭陵，配享太庙。

虎年已至，让我们虎胆永壮，狗嗅细蔷薇。追随着这些虎将们的脚步，不负时代不负己！

苏醒的早春

□鲍安顺

早春江南，棉衣穿在身上，寒意仍浓。那早春，在郊外野地、乡村老屋边、城市街头、树梢上、小桥边、流水里……悄然而至，无处不在。它目光倦怠，仿佛刚刚露头的微曦，睁开眼来，看天地萌动，草叶生情。那叶与花蕾，带来渐进的消息，蓄势待发，深含春意。我感觉，早春像棉花朵朵，那洁白的凝脂间，光泽细腻，生出希望。那早春，冬日至尽，在一息尚存中，渐渐弥散。我想，江南春早，在一个早字里，春意清冷，生出破土生长的洒脱，渐渐舒展的春意，若隐若现，朦朦胧胧。那早春，笼罩着一层薄薄雾蔼，在春光里，渐近清爽，微微开阖温暖的梦境。

作家老舍说，北方的春天时间不长，往往被狂风给七手八脚地就给刮了走。也就是说，北方的春天，不能说早，也不能说迟，而是说快，稍瞬即逝，过眼云烟。周作人也说，北

平的春天不曾独立存在，或称夏之头，亦称冬之尾，风和日暖让我们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极少，刚觉得不冷了，就立马热了起来。那北方，缺少春天，我也觉得，很是无奈。

作家刘成章说：“多水的江南是易碎的玻璃。”江南生性柔媚纤弱，连早春也来得含蓄，深情缱绻，玄幻迷彩。韩愈写江南的早春极为精妙：“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在江南早春的气息中，绝胜烟柳，水墨天地，渲染的画境里，意境天成，妙手成春。我去无锡梅园，那儿梅花盛开，打出“春天从梅园开始”的口号。在早春，梅园里的人影星星点点，与满园缤纷的梅花，相映成趣。我想，大地回春，那苦寒绽放的梅花，充满喜悦，绽放激情，荡漾春风。此时，我感觉江南早春，在水、梅、空气、树影、山色中，蓄势待发，那桃花尚未粉黛，青苗没有破土，雨

在粉墙黛瓦的景致中，风韵犹存，湿漉漉的。江南早春，在山墙上，瓦缝间，院落里，伸着懒腰，淡香若烟，让人贪婪迷恋，如春风馥郁，有着白兰花的清香。那早春，像从幽深的巷陌里婉转流淌出来，笼罩寒意的香、山水的静、天地的美。那气息，沁人心脾，让人沉醉，如在梦里。

我在江南，看见牛背上的牧童，短笛横吹，那是古人画境里的早春图。在早春，我想着文人骚客，彩墨诗情，在长亭送别，或在短亭相望时，摘一枝眼前蓄芽待发的垂柳，折枝送别，为情信之物，就像早春的无声春雨，门上的桃符，乳燕的呢喃，芭蕉的情思，印证了那句经典妙词：“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那寒梅，那江南所有的景致，都在含苞待放，迎接春天的如约来临，那词中的“俏”字，我理解就是早，早得悄然如风，形影

相随。早春，对于江南的意义，在我看来，如同理解一座古老的拱桥下面，有一泓苏醒的碧水，那微微的涟漪，像待在闺中的美丽少女，脉脉含情。在江南，我看那江上舟楫，楼上卷帘，渡河的船与桥上，正被早春，那江南少女一样的时光，穿针引线，从针眼里隐约看见春景，在穿行走动时，不动声色，让春天渐渐浓郁，美不胜收。

江南早春，有氤氲的烟雨，长长的雨巷，孤独的红伞，惆怅的湿心，摇曳的芦苇，在歪脖子尚未开花的桃树间，在槐树、枣树的院落，早春是不动声色的惊扰，若隐若现，若即若离，云里雾里，让人魂牵梦绕。朱自清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我想，那头儿，就是早，是开始的希望，虽然“有的是希望”，可是等不得，因为季节不等人，时光丢失了，就不会再来。



春鸣 李苦禅画

